



人权理事会

第四十七届会议

2021年6月21日至7月9日

议程项目 2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年度报告以及
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报告和秘书长的报告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人权状况

秘书长的报告*

概要

本报告根据大会第 75/191 号决议提交，大会在该决议中请秘书长向人权理事会第四十七届会议提交一份关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状况的临时报告。本报告介绍了这方面的形势和趋势、执行第 75/191 号决议的进展情况以及关于改进该决议执行工作的建议。

* 因提交方无法控制的情况，经协议，本报告迟于标准发布日期发布。



一. 导言

1. 本报告根据大会第 75/191 号决议提交，大会在该决议中请秘书长向人权理事会第四十七届会议提交一份关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状况的临时报告。本报告所述期间为 2020 年 6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17 日。

2. 本报告载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以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约谈的非政府组织、媒体组织和个人提供的资料。本报告还参考了联合国各人权机制的意见。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继续与人权高专办和联合国各人权机制接触。秘书长感谢该国政府针对报告草稿提出的详细评论意见。

3.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总体人权状况仍然令人严重关切。尽管实施部门制裁和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加剧了经济危机，但法治障碍以及司法和问责机制薄弱等内部因素造成有罪不罚，使现有的侵犯人权现象长期存在，并增加了今后发生侵犯人权事件的风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未能根据国际法建立机制，对 2019 年 11 月抗议活动背景下的侵犯人权行为进行问责和补救，便是典型例证。抗议者、人权维护者、律师和民间社会行为体继续受到恐吓、任意拘留和刑事起诉，包括被处以死刑。

二.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状况概览

A. 死刑和任意剥夺生命

4. 任意剥夺生命仍然是主要关切，包括以违反国际人权法的方式判处死刑，因国家工作人员使用致命武力，以及由于拘留期间剥夺医疗服务而剥夺生命。人权事务委员会认为，一个国家未能确保对任意剥夺生命的行为追究责任，本身就可能构成对生命权的侵犯。¹

1. 死刑的使用

5. 秘书长重申，令他感到关切的是死刑判决和处决数量大，伊朗法律将一系列行为纳入死刑适用范围，违反公正审判标准判处死刑以及缺乏有关处决的官方数据。² 2020 年至少有 267 人被处决，其中包括九名妇女。³ 当局宣布了其中 91 项处决。至少 25 人因与毒品有关的指控被处决，一人因饮酒被处决，至少 15 人因 moharebeh(拿起武器夺取生命或财产，在公众中制造恐惧)、efsad-e fel-arz (在世上传播腐败)和 baghy(叛国)等过于宽泛的指控被处决。2020 年，因与毒品有关的指控而被处决的人数与之前两年持平。2021 年前两个月，至少 12 人因与毒品有关的指控被处决，其中大部分人来自少数群体。⁴ 政府称，死刑的执行完全符合公正审判标准，且完全透明。

¹ 第 31 号一般性意见(2004 年)，第 18 段。

² 见 https://iranhr.net/media/files/Rapport_iran_2021-gb-290321-BD.pdf。

³ 同上。

⁴ 提交人权高专办的材料。

6. 2020 年，至少 69 名属于库尔德少数民族的个人被处决。⁵ 最高法院维持了对十名库尔德政治犯的死刑判决，罪名包括“危害国家安全”、*efsad-e fel-arz*、*moharebeh* 和“加入萨拉菲组织”。大批属于阿拉伯少数民族的个人仍然被关押在死囚区，或者在被捕后遭到强迫失踪。Ali Khasraji、Hossein Silawi 和 Naser Khafajian 于 2021 年 2 月 28 日被秘密处决。⁶ 对少数群体成员，尤其是俾路支少数民族成员的处决显著激增，这种状况令人警惕，2020 年 12 月 19 日至 2021 年 2 月 1 日期间，至少 21 名俾路支囚犯被处决。一项典型个案是对 Javid Dehghan 的处决，他因 *moharebeh* 罪被扎黑丹革命法院判处死刑，尽管据称他是在酷刑之下被迫招供。尽管人权高专办呼吁停止处决，他仍于 2021 年 1 月 30 日被处决。⁷

7. 抗议者继续被判处死刑。2020 年，至少有两名抗议者被处决，八名抗议者的死刑案件正在审理。Amirhossein Moradi、Mohammad Rajabi 和 Saeed Tamjidi 因参与 2019 年 11 月的抗议活动被判处死刑。2020 年 12 月，最高法院接受了他们提出的重审请求。⁸ 2020 年 7 月，最高法院维持了对 Mehdi Salehi Ghaleh Shahrokhi、Mohammad Bastami、Majid Nazari Kondari、Hadi Kiani 和 Abbas Mohammadi 与 2017 年和 2018 年抗议活动有关的死刑判决。⁹ 秘书长关切地注意到，法院将未经证实的谋杀指控作为判处抗议者死刑的理由。典型个案包括，Mostafa Salehi 和 Navid Afkari 分别于 2020 年 8 月 5 日和 9 月 12 日被处决，尽管此举受到全球声讨。Salehi 因 2017 年和 2018 年参加抗议活动被逮捕，Afkari 因 2019 年参加抗议活动被逮捕。两人面临未经证实的谋杀和 *moharebeh* 指控，据称遭到酷刑逼供，供词后来在被认为极不公正的审判中用作证据。Salehi 被单独监禁了一年多。¹⁰

8. 秘书长除对判处行使和平集会权者死刑感到关切以外，还对判处行使表达自由权者死刑感到关切。网站和 Telegram 频道 Amadnews 的创始人 Ruhollah Zam 于 2020 年 12 月 12 日被处决。他于 2020 年 6 月被判有罪，罪名包括 *efsad-e fel-arz*，定罪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逼供。¹¹

2. 处决儿童犯

9. 秘书长一直呼吁停止处决儿童犯。¹²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批准的国际人权文书，处决犯罪时未满 18 岁的人是绝对禁止的。¹³ 在儿童被判犯有 *qisas*(同态复仇)罪行或 *hudud* 罪行(须处以法定或固定刑的罪行)的案件中，《伊斯兰刑法》将刑事责任最低年龄维持在女童虚岁 9 岁，男童虚岁 15 岁。虽然《伊斯兰刑法》

⁵ 同上。

⁶ 同上。另见 www.amnesty.org/download/Documents/MDE1338642021ENGLISH.pdf。

⁷ 见 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6716。

⁸ 提交人权高专办的材料。另见 www.reuters.com/article/uk-iran-death-sentence-retrial-idUSKBN28F0BO。

⁹ 同上。另见 <https://iranhr.net/en/articles/4350/>。

¹⁰ 同上。另见 <https://iranhr.net/en/articles/4369/>。

¹¹ 见 <https://cpj.org/data/people/roohollah-zam/>和 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6603&LangID=E。

¹² 例如，A/75/287，第 61 段；A/HRC/43/20，第 66 段。

¹³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和《儿童权利公约》第 37 条。

第 91 条赋予法官免除儿童死刑的自由裁量权，但对儿童犯继续判处死刑的做法表明该条未能产生有效影响。一些儿童犯等待处决的时间长达十多年，造成巨大的精神创伤。政府强调了当局的总体政策，即鼓励和解，为支付 diya(血金)提供财政补助，以及设立各种机构实体促进政策的实施。

10. 2020 年，至少有四名儿童犯被处决，其中两次处决发生在本报告所述期间。Mohammad Hassan Rezaiee 被拘留 12 年后，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被处决，这一个案反映出公正审判，包括逼供方面的关切。¹⁴ 截至 2021 年 3 月，仍有逾 80 名儿童犯被关押在死囚区，本报告定稿时，包括 Arman Abdolali 和 Ali Arjangi 在内的一些儿童犯面临被处决的风险。

3. 和平集会中过度使用武力以及边境官员过度使用武力

11. 安全官员、边境官员和执法人员过度使用武力造成许多人死亡。这种状况因伊朗法律允许许多实体，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下属的志愿军携带武器而加剧。没有关于国家行为体过度使用武力造成死亡的官方统计数据。

12. 和平抗议经常遭到过度使用武力。秘书长的上一份报告记录了 2019 年全国示威活动中使用致命武力的情况，其中包括安全部队对抗议者使用实弹和暴力。¹⁵ 人权事务委员会注意到，个人因自己的行为而不受《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一条(关于和平集会权)保护的，例如因为行事暴力而不受第二十一条保护的，仍享有《公约》规定的其他权利，同时受制于适用的限制和约束。¹⁶ 此外，应当迅速、透明、独立和公正地调查所有过度使用武力的情况。

13. 同样令人关切的是对多为少数群体成员的 kolbar(边境送货人)过度使用武力，特别是在该国最贫穷的省份。据报告估计，约有 7 万名伊朗人，其中主要是库尔德少数民族，依靠当 kolbar 维持生计，其中包括妇女，而许多妇女是户主。2020 年，由于边境官员使用武力，包括儿童在内的约 60 名 kolbar 死亡，逾 170 人受伤。¹⁷ 这些杀人事件均未得到当局的调查，导致这些罪行继续不受惩罚。

14. 同样，边境官员据称对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的 sookhtbar(运送燃料的人)过度使用武力，而未被追究任何责任。受害者及家属由于遭到报复，经常放弃控告。一项典型个案是，2021 年 2 月 22 日 10 名 sookhtbar 被伊斯兰革命卫队杀害一事引发示威活动，期间安全部队向抗议者和旁观者发射致命弹药，至少造成两人死亡，另有一些人负重伤。¹⁸ 当地的移动数据网络在 2021 年 2 月 24 日至 27 日期间中断，导致死亡人数难以核查。¹⁹

¹⁴ 见 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6637&LangID=E。

¹⁵ A/75/287, 第 14-21 段。

¹⁶ 第 37 号一般性意见号一般性意见(2020 年), 第 9 段。

¹⁷ 提交人权高专办的材料。另见 <https://hengaw.net/en/news/statistical-report-on-the-human-rights-situation-in-iranian-kurdistan-during-2020>。

¹⁸ 见 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6852&LangID=E。

¹⁹ 见 <https://netblocks.org/reports/internet-disruption-registered-in-iran-following-days-of-outages-in-southeast-oy9Yvoy3> 和 <https://filter.watch/en/2021/03/10/network-monitor-february-2021/>。

4. 拘留期间任意剥夺生命

15. 虽然没有关于羁押中死亡人数的官方数据，但报告的个案表明，一些死亡是由酷刑导致，也有可能是由于得不到治疗。报告显示，警察、情报部门和其他安全部队成员实施酷刑，同时，并无证据表明存在有能力有效调查此类侵犯人权行为的监督制度。²⁰ 秘书长呼吁停止使用酷刑，遵守《宪法》中绝对禁止酷刑的规定，并履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之下的义务。

16. 2020 年 11 月 10 日，Farhad Vosoughi 据称在霍拉马巴德中央监狱被狱警施酷刑致死。²¹ Vosoughi 于 2020 年 10 月被逮捕和拘留，据称是因为参与了一起谋杀案。政府称，根据法医分析，Vosoughi 的死因是中毒。

17. 报告显示，拘留期间拒绝给予适当医疗护理的情况屡屡发生。数量惊人的囚犯，特别是人权维护者、良心犯、环保主义者和政治犯，在狱中病情危重，或者在拘留期间罹患重病而得不到治疗。戈纳巴迪苏菲派 Behnam Mahjoubi 2018 年参加抗议活动之后被判处徒刑，据报，尽管他患有社会心理疾病，且医生证明他无法忍受监禁，但狱方一再拒绝提供医疗护理。Mahjoubi 曾两次被转移到精神病院，并在未经他同意的情况下用药。2021 年 2 月 12 日，他在狱中被注射大剂量不明药物，使他陷入昏迷状态。他的病情一直保密，直到当局于 2021 年 2 月 22 日确认他死亡。²² 他立即下葬，尽管外界要求进行尸检。政府否认了本报告列举的所有个案中有关拘留期间剥夺医疗服务的指控。

18. COVID-19 在人满为患、缺乏基本卫生设施和住宿用房舍的监狱内传播，为囚犯的生命带来进一步风险。²³ 秘书长对当局在 2020 年 2 月和 3 月为防止 COVID-19 在狱内传播而实施临时释放计划表示肯定，同时重申对某些类别的囚犯，包括政治犯和人权维护者被排除在外感到关切。²⁴ 感染 COVID-19 的囚犯包括 2020 年 8 月在扎黑丹中央监狱死亡的俾路支政治犯 Salem Zand。²⁵

B. 诉诸司法和问责

1. 问责障碍

19. 现有资料表明，国家当局基本未采取任何措施，或者至少未采取充分的措施防止侵犯人权或提供有效的补救。最近发生的侵犯人权案件以及过去发生的未经调查或起诉的侵犯人权案件中存在有罪不罚现象。缺乏正当程序、威胁报复以及对律师施压加剧了有罪不罚的氛围。

20. 秘书长指出，本报告所述行为和行动如果成立，可能构成国家责任和个人刑事责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作为国际人权义务的主要承担者，须对可归咎于国家的违反国际义务的行为负责。令人严重关切的是，司法机构未能履行对其他国家的

²⁰ 见 www.amnesty.org/download/Documents/MDE1328912020ENGLISH.PDF。

²¹ 见 <https://hengaw.net/en/news/a-kurdish-prisoner-tortured-to-death-in-khorramabad-prison>。

²² 见 <https://twitter.com/UNHumanRights/status/1363892878330707971>。

²³ 见 A/HRC/43/61 和 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6345&LangID=E。

²⁴ A/75/287, 第 31-36 段。

²⁵ 提交人权高专办的材料。

行为体的职责，侵犯人权的行为和犯罪似乎是政策的组成部分，该政策旨在压制和威慑被认为的或真实的政治反对派。²⁶

21. 报告表明，由于担心遭到报复，加上对公务员问责存在障碍，人们对控告侵犯人权行为普遍抱有不信任。公职人员的定罪率低，阻碍人们通过官方途径伸张正义。支付赔偿，而不进行调查和起诉的做法进一步加剧了有罪不罚现象，因为缺乏对个人的问责。虽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是纠正侵犯人权行为的关键要素，但不能以此取代将犯罪人绳之以法的司法程序。

2. 酷刑和正当程序

22. 秘书长对记录在案的儿童、妇女和男子遭到酷刑和虐待的案例数量感到震惊。证词、照片、音频文件和法医证据显示，当局惯于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通过身体上和精神上的胁迫强迫认罪。在 2009 年至 2019 年期间，国家媒体播放了至少 355 人的被迫供述。²⁷ 司法系统严重依赖调查期间的供词似乎是酷刑的主要诱因，酷刑据称由一系列行为体实施，包括警察、警方情报机构、情报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安全部队。虽然国内法规定法院不得使用逼供取得的供词，但证词显示，法官往往拒绝调查酷刑指控，而依赖逼供取得的供词作为定罪的证据。一项典型案例是对 Navid Afkari 的死刑判决。日后公开的一份审判录音文件显示，法官无视 Afkari 的酷刑指控和一名暴力目击者的书面证词。²⁸ 政府否认本报告中提及的所有酷刑指控。

23. 同样令人关切的是，政治犯和人权维护者被强行转送到精神病院。证词显示，精神病院在未经囚犯同意的情况下为他们注射不明药物和施以电击。²⁹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不是《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缔约国。

24. 仍然令人严重关切的是，分别在最高领袖和总统的授权下运作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和情报部实施单独监禁，而不受任何独立监督。在某些情况下，个人被单独监禁超过一年。证词显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有系统地使用长期单独监禁，而不提供医疗服务，据称是为了在调查阶段隔离和打击被拘留者以逼取供词，或者是将单独监禁作为定罪后的一种处罚形式。在 Navid Afkari 被处决之前，他的兄弟 Habib Afkari 和 Vahid Afkari 自 2020 年 9 月 5 日以来被单独监禁。使用长期单独监禁可能违反《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七条。³⁰ 《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

²⁶ 同上。

²⁷ 见 <https://justice4iran.org/15120/>。

²⁸ 见 <https://iranhumanrights.org/2020/09/witness-to-the-torture-of-executed-champion-wrestler-navid-afkari-held-incommunicado> 和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5566>。

²⁹ 见 www.amnesty.org/download/Documents/MDE1328912020ENGLISH.PDF 和 www.iranhumanrights.org/2018/11/forced-psychiatric-hospitalization-cannot-become-new-means-of-silencing-dissent-in-iran。

³⁰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20 号一般性意见(1992 年)，第 6 段。

度标准规则》(《纳尔逊·曼德拉规则》)也禁止无限期和长期使用单独监禁。2021年3月,公民社会行为体提起诉讼,呼吁停止使用单独监禁。³¹

25. 长期审前羁押是常见的做法。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42条,在某些案件中,审前羁押最长可达两年。Ali Younesi 和 Amirhossein Moradi 这两名学生自2020年4月被逮捕以来一直受到审前羁押,包括几次单独监禁。³² 2020年11月,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关切地指出,工作组发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违反其国际人权义务的大量个案,表明该国存在普遍或系统的任意拘留。³³

26. 在正当程序方面,缺乏有效的法律代表仍然令人关切。律师提供辩护的能力往往受到阻碍,包括不提供有关开庭日期的必要文件和信息,限制律师探访客户和骚扰律师。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8条,被控犯有危害国家安全罪的人自由选择律师的权利受到制约,只能从司法机关预先批准的律师名单中选择。³⁴ 在实践中,因危害国家安全指控被逮捕的个人在调查阶段通常根本无法接触律师。政府称,司法机关提议修正第48条,以删除有关预先核准名单的表述。

3. 对2019年抗议者的拘留和定罪

27. 秘书长对与2019年11月抗议活动有关的起诉表示关切,至少有500人因抗议活动受到刑事调查。被拘留者据称遭受了不人道待遇和酷刑,目的是迫使他们承认与反对派团体或外国政府的联系。³⁵ 法院审理记录表明,听审时间很短,而且闭门进行,在几起案件中也没有律师在场。抗议者基于危害国家安全指控被判处徒刑,譬如,迪兹富勒革命法院判处三名青年10年和20年有期徒刑。³⁶ 鉴于革命法院使用涉及 moharebeh 的指控,而 moharebeh 是可处死刑的罪行,革命法院的起诉尤其令人关切。³⁷

28. 尽管 COVID-19 暴发,但大多数被拘留的抗议者无法获得短期释放,因为临时释放计划将被判犯有危害国家安全罪且刑期在五年以上的人排除在外,或者对刑期在五年以下的人设定过高的保释金。秘书长欢迎司法机构于2020年11月宣布赦免157名因危害国家安全指控被定罪的个人,但秘书长感到遗憾的是,报告显示,因参加2019年11月的抗议活动而被定罪的个人很少获得赦免。³⁸

29. 一些被拘留的抗议者也无法获得医疗护理。例如, Siamak Moghimi 因危害国家安全指控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尽管他向法院请求说,由于社会心理残疾,他无法忍受监禁,而他的残疾在监狱中严重恶化。³⁹

³¹ 见 <https://iranhumanrights.org/2021/03/lawsuit-by-civil-rights-activists-reignites-debate-on-solitary-confinement-in-irans-prisons>。

³² 提交人权高专办的材料。另见 www.hrw.org/news/2020/06/06/iran-free-students-long-solitary。

³³ 见 A/HRC/WGAD/2020/83。

³⁴ A/74/273, 第12段。

³⁵ 见 www.amnesty.org/download/Documents/MDE1328912020ENGLISH.PDF。

³⁶ 提交人权高专办的材料。另见 www.hra-news.org/2021/hranews/a-28261/(波斯语)。

³⁷ 提交人权高专办的材料。

³⁸ 见 www.irna.ir/news/84105136(波斯语)。

³⁹ 见 www.en-hrana.org/after-attempting-suicide-a-report-on-the-latest-situation-of-siamak-moghimi-in-great-tehran-penitentiary。

4. 律师和人权维护者

30. 秘书长对 Nasrin Sotoudeh 于 2021 年 3 月 17 日暂时获释表示欢迎，但仍然对她因作为律师为人权维护者辩护而被定罪感到关切。⁴⁰ 她的家属成为目标也令人关切。2021 年 2 月，Sotoudeh 女士的丈夫 Reza Khandan 的银行账户被冻结，而未给出任何理由，Reza Khandan 本人曾因维护人权被拘留。在此之前，Sotoudeh 女士的女儿被传唤。⁴¹ 政府指出，Sotoudeh 女士已三次获准短期释放，并可获得医疗服务和接受探视。同样令人关切的是，Farangis Mazloun 被判处 18 个月有期徒刑，她因呼吁改善她的儿子——长期被监禁的人权维护者 Soheil Arabi 的拘留条件而受到指控。针对 Arabi 的新的危害国家安全指控已经撤销，但他仍然被羁押，据称他无法接受急需的治疗。⁴²

31. 将亲属作为目标以及为延长任意拘留而对人权维护者和律师提出新指控是令人不安的动向。秘书长对 Narges Mohammadi 于 2020 年 10 月获释表示欢迎。⁴³ 不过，Mohammadi 据称自 2020 年 12 月以来因“扰乱监狱秩序”这项新指控三次受到法院传唤。妇女人权维护者 Atena Daemi 和 Golrokh Iraee 被判处新的徒刑，使 Daemi 女士继续被监禁，并使 Iraee 女士在获释后再次入狱。另一项令人担忧的趋势是，将良心犯，包括至少 15 名被拘留的妇女人权维护者转移到偏远监狱作为惩罚。⁴⁴

32. 秘书长注意到德黑兰上诉法院 2021 年 3 月 9 日作出裁决，将因抗议强制性面纱法而被判处徒刑的 Saba Kord Afshari 的刑期减至七年半，但秘书长仍对她被任意拘留表示关切。Kord Afshari 女士据称无法接受医疗服务，遭到狱警实施的身体攻击，并被强行转移到 Qarchak 监狱。Kord Afshari 女士的母亲 Raheleh Ahmadi 仍然因反对面纱法受到任意拘留。⁴⁵ 秘书长注意到，因和平倡导妇女权利而入狱的 Yasaman Aryani、Monireh Arabshahi 和 Mojgan Keshavarz 获得减刑，但仍对她们受到监禁，2020 年被转送到不同监狱，据报的健康问题和被剥夺探视权感到关切。⁴⁶

33. 将律师作为打击对象的现象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继续存在。2021 年 2 月，法院宣布维持 Hoda Amid 的八年有期徒刑，Hoda Amid 在与社会学家 Najmeh Vahedi 就妇女权利问题举办研讨会之后，被指控“在妇女问题和家庭问题方面与美利坚合众国的敌对政府合作”。在同一案件中，法院对 Vahedi 女士维持原判的七年有期徒刑。⁴⁷ Reza Eslami 因参加有关法治的研讨会而以类似指控入狱。2021 年 2

⁴⁰ 见 A/74/273。

⁴¹ 见 www.iranhumanrights.org/2019/01/iran-sentences-men-who-supported-womens-protests-against-compulsory-hijab-to-six-years-prison。

⁴² 见 www.frontlinedefenders.org/en/case/soheil-arabi-acquitted-new-charge。

⁴³ 见 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6376&LangID=E。

⁴⁴ 见 <https://iranhumanrights.org/2021/03/iranian-courts-are-unlawfully-banishing-political-prisoners-into-prison-exile/>。

⁴⁵ 见 www.frontlinedefenders.org/en/case/prison-sentence-saba-kord-afshari-reduced-7-years-and-6-months。

⁴⁶ 提交人权高专办的材料。另见 www.iranhr.net/media/files/HRD_Report_Iran_Human_Rights_Eng.pdf，第 44-46 页。

⁴⁷ 提交人权高专办的材料。另见 www.frontlinedefenders.org/sites/default/files/iran_-_ua-_Najmeh_Vahedi_Hoda_Amid_16_FEB_2021_en.pdf。

月，一家革命法院判处他七年有期徒刑，罪名是通过在捷克参加法律培训课程与“敌国”合作。⁴⁸ 秘书长注意到，Mohammad Najafi 和 Payam Derafshan 这两位律师已获准暂时释放，但仍然对他们因工作而被判处徒刑感到关切。

34. 良心犯、政治活动者、人权维护者和律师被不成比例地排除在临时释放对象之外。⁴⁹ 一些政治犯入狱多年，连一天都未获准短期释放。例如，2009 年因参与抗议活动被判处 15 年有期徒刑的 Maryam Akbari Monfared 过去 12 年一直被监禁。在她提出正式控告，寻求对 1988 年处决政治犯(包括她的兄弟姐妹)一事进行正式调查之后，对她的骚扰增加了。⁵⁰ 同样，因 moharebeh 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库尔德政治犯 Zeinab Jalian 自 2008 年以来一直被监禁，而未获得过短期释放。⁵¹

5. 环保主义者

35. 波斯野生动物传统基金会(Persian Wildlife Heritage Foundation)的七名环保主义者仍因间谍指控被拘留，尽管一个官方委员会并未发现间谍活动的证据。⁵² 除其中一人以外，这些环保主义者自 2018 年 1 月和 2 月被逮捕以来一直未能获得短期释放。秘书长重申他感到关切的是，其中一名环保主义者 Niloufar Bayani 在一定程度上因她为联合国做的工作而被定罪。Bayani 女士指称她在审讯期间受到虐待、酷刑和性骚扰之后，又面临一项新的诽谤指控。⁵³

6. 双重国籍者和外国人

36. 秘书长仍然对使用间谍罪指控双重国籍者和外国人表示关切。具有伊朗和瑞典国籍的 Ahmadreza Djalali 仍然面临即将被处决的风险，目前病情危重。Djalali 先生自 2020 年 11 月以来被单独监禁，当时他被带出牢房为处决作准备。⁵⁴ 秘书长注意到，具有英国和伊朗国籍的 Nazanin Zaghari-Ratcliffe 2021 年 3 月在刑期将满时获释，但对她在两周后因新指控被法院传唤表示关切。⁵⁵ 2020 年 7 月，法院对具有奥地利和伊朗国籍的 Massud Mossaheb 维持原判的 10 年有期徒刑，该裁决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逼供，而供述随后在国家电视台播出。Mossaheb 先生患有几种严重疾病，但无法接受适当的治疗。⁵⁶ 同样，具有奥地利和伊朗国籍的 Kamran Ghaderi 以及具有英国、美国和伊朗国籍的 Morad Tahbaz 据报也无法接受充分的治疗。⁵⁷ 具有美国和伊朗国籍的 Baquer Namazi 仍在释放就医，但被禁止离开伊朗。他的儿子 Siamak Namazi 仍然被监禁。具有英国和伊朗国籍的

⁴⁸ 提交人权高专办的材料。另见 www.hra-news.org/2021/hranews/a-28731(波斯语)。

⁴⁹ A/HRC/43/61, 第 58-59 段。

⁵⁰ 见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2861> 和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3162>。

⁵¹ A/HRC/WGAD/2016/1。

⁵² 见 www.irna.ir/news/82927394(波斯语)和 www.ensafnews.com/216369(波斯语)。

⁵³ 见 <https://iranhumanrights.org/2020/02/conservationist-niloufar-bayani-iran-torture-and-sexual-threats-detailed-in-letters-by-jailed-former-un-environment-consultant/>。

⁵⁴ 见 www.amnesty.org/en/documents/mde13/3504/2021/en。

⁵⁵ 见 www.bbc.com/news/uk-56390394。

⁵⁶ 见 www.amnesty.org/download/Documents/MDE1333012020ENGLISH.pdf。

⁵⁷ 见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5846>。

Anoosheh Ashoori 2018 年 9 月因危害国家安全指控被判处 10 年有期徒刑，据称他在酷刑和长期单独监禁之下被迫签署供词。2021 年 2 月，Ashoori 先生被禁止使用电话，因而无法与家人联络。⁵⁸

7. 妇女和女童

37. 秘书长对有关“维护妇女尊严和保护妇女免受暴力侵害”的法案定稿表示欢迎，该法案于 2021 年 1 月 13 日提交议会。⁵⁹ 该法案将针对妇女的暴力和不正当性行为定为刑事犯罪，并要求不同的国家机构采取一系列预防和保护措施。然而，该法案未能提供有效保护并确保有机会获得救济。⁶⁰ 该法案未将童婚或婚内强奸定为刑事犯罪，也未废除《民法》和《伊斯兰刑法》中对妇女的歧视性规定，包括对性暴力和性侵犯的狭义定义。受害人对提出控告抱有疑虑，因为证明强迫行为的举证要求高，或者因为面临因婚外性关系而被起诉的风险，又或是因为受害者不同意对犯罪人判处死刑。⁶¹

38. 根据《民法典》，女童和男童的法定结婚年龄仍然分别为 13 岁和 15 岁，在某些条件下，年龄较小的女童也可以缔结婚约。⁶² 2020 年 3 月至 9 月期间有 1.6 万名 10 岁至 14 岁女童正式登记结婚，官方数据显示，同期有 710 名登记出生的婴儿母亲在 15 岁以下，逾 3.4 万名登记出生的婴儿母亲为 15 岁至 19 岁。⁶³ 政府称，通过对法官的培训，在当事方坚持结婚并提交法院审理的案件中，法官不会发放结婚许可。

39. 强制要求佩戴面纱的法律仍然令人关切，执法者包括警察、志愿军和“道德警察”。在公共场合不佩戴头巾可判处徒刑。2020 年 5 月，警方网络股宣布，在社交媒体上露面时不戴头巾构成违法。⁶⁴ 自 2019 年 3 月以来，警方还通过短信传唤在汽车内摘下头巾的驾车人和乘客，在有关计划实施的前四个月内传唤了逾 30 万辆汽车的车主。⁶⁵

8. 少数群体的状况

40. 除本报告中其他章节述及的侵犯人权行为以外，2021 年 1 月还有逾 100 名库尔德民间社会活动人士被逮捕和任意拘留，其中一些人被强迫失踪。⁶⁶

41. 同样令人关切的是将倡导少数群体权利的行为定为刑事犯罪。以教授库尔德语言和文化为由起诉 Zara Mohammadi 和 Anisa Jafari-Mehr 便是典型案例。2021

⁵⁸ 见 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1/feb/19/briton-held-in-iran-completely-shut-off-after-losing-phone-access。

⁵⁹ 见 <http://women.gov.ir/fa/news/14159/>(波斯语)。

⁶⁰ 见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5651>。

⁶¹ 见 www.hrw.org/news/2020/09/09/iran-having-its-metoo-moment。

⁶² 见《民法》，第 1041 条。

⁶³ 见 <https://cutt.ly/gx2c1nN>(波斯语)和 www.amar.org.ir/Portals/0/News/1399/gozareshavf2-99.pdf(波斯语)。

⁶⁴ 见 <https://faratitr.ir/fa/news/5774/>(波斯语)和 <http://yrcnews.ir/NSite/FullStory/News/?Serv=3240&SGr=5373&Id=234838>(波斯语)。

⁶⁵ 见 www.tasnimnews.com/fa/news/1398/04/27/2056803(波斯语)。

⁶⁶ 提交人权高专办的材料。另见 www.hrw.org/news/2021/02/03/joint-letter-urgent-international-action-needed-secure-release-kurdish-activists。

年 2 月，法院维持对 Mohammadi 女士的有期徒刑判决，但刑期减至五年。Jafari-Mehr 女士于 2020 年 11 月在家中被安全部队逮捕，并被转移到一个不明地点。她于 2021 年 2 月 18 日被法院传唤。⁶⁷ 2020 年 7 月，最高法院基于过于宽泛的危害国家安全指控，维持对 Abbas Lisani 的 15 年有期徒刑判决，Lisani 先生维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突厥语少数民族接受母语教育的权利并抗议政府的政策。⁶⁸

C. 表达、结社及和平集会自由权

1. 民间社会组织

42. 秘书长关切地注意到法院于 2021 年 3 月 3 日作出裁决，解散了伊玛目阿里学生和民间社会救济协会——一个致力于减缓贫困的著名非政府组织。该协会成立于 1999 年，拥有逾 1.2 万名志愿人员，为边缘群体和儿童提供必不可少的支助。对该协会的诉讼由内政部提起，在此之前，当局对该协会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关闭办事处，官方媒体发起诋毁运动，以及逮捕创始人 Sharmin Meymandinejad 及理事会成员。⁶⁹ Meymandinejad 先生被单独监禁了四个多月，后于 2020 年 10 月 27 日获得保释。法院裁决称，该协会“背离”了最初的使命，“质疑同志复仇等伊斯兰法裁决”并“发布反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言论来宣扬谎言”，从而亵渎了宗教信仰。⁷⁰ 秘书长敦促政府撤销解散伊玛目阿里学生和民间社会救济协会的决定，允许该协会不受干扰地运作。⁷¹ 和平集会自由权和结社自由权特别报告员指出，中止和强行解散社团是对结社自由的最严厉限制。⁷²

43. 不断有报告称，律师协会的独立性受到干涉。2020 年 11 月 14 日，司法机构下达指令设立了律师监督总局，赋予司法机构新的裁量权，这违反了伊朗关于律师协会独立性的法律。该指令扩大了违纪行为的范围，并授权司法机构调查律师是否在社交媒体上遵守佩戴头巾的规定等问题。律师协会的自我监管已被早些时候采取的监管措施削弱，包括司法机构试图取代律师协会现有章程的举措。⁷³

2. 对和平集会和劳工权利的限制

44. 秘书长仍然对行使和平集会权被定为刑事犯罪以及暴力驱散和平抗议活动感到关切。2020 年 6 月 1 日至 2021 年 1 月 31 日期间，安全部队使用武力驱散了至少 39 次这类抗议活动。⁷⁴

45. 劳工权利维护者继续受到骚扰、逮捕、监禁和鞭笞。自 2020 年 8 月以来，50 家石油和石化工厂的逾 2 万名工人参加罢工，要求实施工种分类法。⁷⁵ 相关行

⁶⁷ 提交人权高专办的材料。另见 <https://cpj.org/data/people/anisa-jafari-mehr/>。

⁶⁸ 提交人权高专办的材料。另见 <https://iranhr.net/en/articles/4355/>。

⁶⁹ 见 www.kayhan.ir/fa/news/191280(波斯语)和 <http://www.kayhan.ir/fa/news/158067>(波斯语)。

⁷⁰ 见 www.hrw.org/news/2021/03/10/iran-joint-statement-court-ordered-dissolution-prominent-charity-group。

⁷¹ 见 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6141&LangID=E。

⁷² A/HRC/20/27，第 75 段。

⁷³ 见 <https://rc.majlis.ir/fa/law/show/92825>(波斯语)；A/HRC/34/65，第 34-36 段。

⁷⁴ 提交人权高专办的材料。

⁷⁵ 同上。

动仍在继续，2021 年 1 月和 2 月发生了抗议活动。参与抗议者受到安全人员监控，一些人未能续签合同，或者受到解雇、逮捕和刑事指控的威胁。

46. 护士仍然缺乏保障，合同期限短，薪金低且存在拖欠问题。2020 年 8 月 13 日，10 名护士在马什哈德就工作条件进行抗议之后被逮捕，当日获释。⁷⁶

47. 哈夫特塔佩赫蔗糖公司的工人 2020 年 6 月开始进行新的罢工。秘书长注意到，这场旷日持久的纠纷中有一些积极动向，包括请劳工权利维护者出席一项议会调查，以及赦免了一些因劳工权利活动而被判有罪的哈夫特塔佩赫工人。然而，自罢工重新开始以来，工人们继续受到骚扰、拘留和起诉。2021 年 2 月，Ali Nejati 被传唤，要求他开始服五年有期徒刑，而对他的定罪之前已经赦免。⁷⁷ 自由职业劳工事务记者 Sepideh Qolijan 因报道哈夫特塔佩赫工人集会而被判有罪，他在拒绝签署致歉信之后，从 2020 年 6 月开始服五年有期徒刑。⁷⁸

48. 其他劳工权利维护者继续被任意拘留，包括因维护劳工权利，自 2016 年以来一直被监禁的教师 Esmail Abdi。他的 10 年有期徒刑原本暂缓执行，但于 2020 年 5 月恢复执行。⁷⁹ 2020 年 8 月，伊朗工人自由联盟领导人之一 Jafar Azimzadeh 被新判处 13 个月有期徒刑。⁸⁰ 与 Abdi 先生的情况一样，新的刑期据称是为了继续监禁 2020 年早些时候获得赦免的 Azimzadeh 先生。Abdi 先生和 Azimzadeh 先生据称在狱中得不到医疗服务。⁸¹ Arash Johari 2020 年 10 月被逮捕，据称被单独监禁，并于 2021 年 1 月因危害国家安全指控被判处 16 年有期徒刑。⁸² 2020 年 11 月，Davood Rafiei 因抗议他被无理解雇而被执行鞭打 74 次的刑罚。⁸³

3. 记者和媒体自由

49. 报告估计，截至 2020 年 12 月 1 日，至少有 15 名记者被拘留。⁸⁴ 2021 年 1 月 20 日，Nour-e Azadi 杂志总编辑 Reza Taleshian Jelodarzadeh 因“扰乱舆论”和“散布反对制度的宣传”被逮捕并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部分原因在于在社交媒体发布的帖子。⁸⁵ 库尔德记者、Aigrin Roj Weekly 的编辑 Mahmoud Mahmoudi 2021 年 1 月被逮捕，并被关押在一个秘密地点。他不久前签署了一封反对大规模逮捕库尔德活动家的请愿书。⁸⁶ Iran-e Farda 杂志编辑 Kayvan Samimi 2020 年 12 月被逮捕，开始服三年有期徒刑，他在参加劳动节抗议活动之后被指控危害国家

⁷⁶ 同上。

⁷⁷ 同上。另见 <https://iranhumanrights.org/2021/03/traditional-new-year-furloughs-and-other-privileges-denied-to-irans-political-prisoners/>。

⁷⁸ 见 <https://iranhumanrights.org/2020/06/sepideh-qolijan-refuses-to-beg-for-pardon-goes-back-to-prison/>。

⁷⁹ 见 www.iranhumanrights.org/2020/06/prominent-teachers-rights-activist-facing-additional-years-in-prison。

⁸⁰ 提交人权高专办的材料。另见 <https://iranhumanrights.org/2020/08/new-conviction-against-imprisoned-labor-leader-upheld-to-keep-him-behind-bars/>。

⁸¹ 提交人权高专办的材料。

⁸² 同上。另见 www.amnesty.org.uk/urgent-actions/british-iranian-labour-activist-detained。

⁸³ Zamaneh Media, “Labour rights in Iran: quarterly report No. 15”, October–December 2020, p.12.

⁸⁴ 见 <https://cpj.org/reports/2020/12/record-number-journalists-jailed-imprisoned/>。

⁸⁵ 见 <https://cpj.org/2021/02/iran-arrests-journalist-reza-taleshian-jelodarzadeh/>。

⁸⁶ 同上。

安全。⁸⁷ 2021年2月，摄影记者 Nooshin Jafari 因“侮辱圣人”和“反国家宣传”而入狱服刑，刑期为四年。⁸⁸ 记者 Mohammad Mosaed 因在社交媒体发帖和调查性报道而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被判处近五年有期徒刑，之后他离开了伊朗。⁸⁹ Arash Ganji 因翻译一本有关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北部库尔德人聚居区的书而被指控危害国家安全，并被判处 11 年有期徒刑，2021 年 2 月，法院宣布维持原判。⁹⁰ 在 Ganji 先生被判处徒刑之前，伊朗作家协会另外三名成员 2020 年 10 月因反对审查制度被拘留并开始服刑。⁹¹ 此外，为总部位于海外的波斯语新闻机构工作的记者及其家属据称继续受到威胁。

4. 线上表达自由

50. 2020 年 6 月 1 日至 2021 年 1 月 31 日期间，逾 57 人因线上活动以及在 Instagram、Telegram 和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帖而被逮捕和拘留，对他们的指控包括“侮辱伊斯兰教先知”、“与反对派团体接触”和“侮辱警察”。⁹² 2020 年 10 月，视频分享平台 Aparat 的首席执行官 Mohammad Javad Shakuri Moghadam 据称以“煽动腐化”罪被判处 10 年有期徒刑，因为在一名用户发布的访谈视频中，儿童被问及“他们是怎么生出来的”。该案的其他七名被告均被判处 11 年有期徒刑。⁹³ 2020 年 11 月，情报人员在暴力突袭 Telegram 频道“Shakhabit”背后的作家兼活动家 Abbas Saedi 的住宅之后将他逮捕。⁹⁴

51. 切断和干扰互联网和电信服务的做法仍在继续，特别是在与抗议活动有关的情况下。⁹⁵ 个案包括：在线抗议死刑期间网络中断，2020 年 7 月贝赫贝汉发生反政府抗议活动之后互联网受到干扰，2020 年 10 月民众纪念歌手 Mohammad Reza Shajarian 去世的活动导致德黑兰网络被切断，以及 2021 年 2 月锡斯坦-俾路支斯坦发生使用致命武力事件期间移动数据访问受到干扰。⁹⁶ 切断互联网侵犯了表达自由权，这种做法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正当理由。⁹⁷

⁸⁷ 见 <https://cpj.org/2020/12/iranian-journalist-kayvan-samimi-begins-3-year-prison-sentence-over-protest-coverage/>。

⁸⁸ 见 <https://cpj.org/2021/02/iranian-journalist-nooshin-jafari-begins-4-year-jail-term-on-propaganda-and-insult-charges/>。

⁸⁹ 见 <https://cpj.org/2021/01/deportation-for-iranian-journalist-mohammad-mosaed-not-on-the-table-in-turkey-official-says/>。

⁹⁰ 见 <https://iranhumanrights.org/2021/03/for-translating-a-book-about-syria-arash-ganji-must-serve-5-years-in-an-iranian-prison/>。

⁹¹ 见 <https://iranhumanrights.org/2020/12/iranian-authorities-go-after-more-members-of-writers-association/>。

⁹² 提交人权高专办的材料。

⁹³ 见 www.rferl.org/a/iranian-youtube-ceo-sentenced-to-10-years-over-video-uploaded-by-user/30913476.html。

⁹⁴ 提交人权高专办的材料。

⁹⁵ 见 www.accessnow.org/iran-blackout-2021-internet-shutdowns-sistan-baluchistan and <https://iran-shutdown.amnesty.org/>。

⁹⁶ 见 <https://netblocks.org/reports/internet-disrupted-in-iran-as-thousands-gather-to-mourn-singer-shajarian-Q8okW38n>。

⁹⁷ 见人理事会第 32/13 号决议。另见人理事会第 37 号一般性意见(2020 年)，第 34 段。

52. 此外，依照最高网络空间委员会、司法机构或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命令，通过屏蔽和过滤网站和社交媒体平台对线上内容进行的审查继续进行。属于 Telegram、Twitter、Facebook 和 YouTube 的网站仍然被屏蔽，不使用翻墙工具就无法访问。2021 年 1 月，主管部门认定短信应用程序 Signal 包含“犯罪内容”，据称命令运营商屏蔽了该应用。⁹⁸

D. 适当生活水准权、健康权和制裁的影响

1. 贫困和经济情况

53. 在 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2 月期间，个人经济活动年率下降了 2.9%，近 150 万人离开就业市场，其中绝大多数为女性。在此之前，女性的就业市场参与率为男性的五分之一。⁹⁹ 2021 年 1 月，当局证实 2020 年有 100 万人因大流行造成的经济后果而失业。¹⁰⁰ 官方通货膨胀率持续攀升，2021 年 2 月达到 48.2%。¹⁰¹ 在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1 月期间，平均食品价格上涨了 59.9%。物价上涨导致贫困线以下人口比例越来越高。¹⁰² 2020 年 12 月，政府宣布 35% 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¹⁰³ 2021 年 2 月，十几个城市的养老金领取者和退休政府雇员抗议国家养老金不足，使他们处于贫困线以下。¹⁰⁴

54. 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不同城市的失业工人在“饥饿的工人”口号之下举行集会。¹⁰⁵ 2021 年 1 月，国内媒体报道称，2020 年 3 月至 12 月期间，自杀死亡人数增加了逾 4.2%。少数民族聚居省份的情况尤其严峻，包括胡齐斯坦省和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贫困儿童中也发生了一系列自杀事件。¹⁰⁶

55. 秘书长重申关切经济危机对生活条件的影响。¹⁰⁷ 挑战包括施加制裁，尤其是针对石油出口和金融部门的制裁造成的资源制约，以及 COVID-19 对宏观经济活动产生的更广泛影响。2020 年 6 月，政府向 300 万户弱势家庭提供了新的一揽子经济援助，为期四个月。¹⁰⁸ 为一口人至五口人家庭提供的现金补贴从 200 万

⁹⁸ 见 www.rferl.org/a/iran-reportedly-orders-operators-to-block-signal-messaging-app/31068217.html。

⁹⁹ 见 www.amar.org.ir/Portals/0/News/1399/bikari%2099-3.pdf(波斯语)。

¹⁰⁰ 见 www.ilna.news/fa/tiny/news-976322(波斯语)。

¹⁰¹ 见 <https://cutt.ly/gx9yRg4>(波斯语)。

¹⁰² 见 www.amar.org.ir/Portals/0/News/1399/dahake.pdf 和 www.amar.org.ir/Portals/0/News/1399/dahake.pdf (波斯语)。

¹⁰³ 见 <https://cutt.ly/fx9yJBJ>。

¹⁰⁴ 见 <https://iranhumanrights.org/2021/01/suffering-iranian-retirees-joining-nationwide-protests-against-chronic-state-failures-swo>。

¹⁰⁵ 见 www.ilna.news/fa/tiny/news-1009290(波斯语)和 www.rouyad24.ir/0010Kr(波斯语)。

¹⁰⁶ 同上。

¹⁰⁷ A/74/273, 第 59-65 段; A/HRC/43/20, 第 44-58 段。

¹⁰⁸ 见 www.irna.ir/news/83718476(波斯语)。

里亚尔到 600 万里亚尔不等。¹⁰⁹ 总体而言，为受影响企业和脆弱家庭发放的贷款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4.4%。¹¹⁰

2. 健康权

56. 正如秘书长在以前的报告中所强调，制裁和银行业限制措施对卫生部门产生了不利影响，包括导致药品和医疗用品短缺。¹¹¹ COVID-19 大流行加剧了医疗提供系统面临的挑战。截至 2020 年 10 月 1 日，卫生部门仅收到国家发展基金 11 亿美元拨款的 27%。¹¹² 卫生工作者已有数月未拿到工资，他们加班工作，防护设备有限。¹¹³ 截至 2021 年 3 月，据称有超过 550 名医生、护士和其他卫生工作者死于 COVID-19。¹¹⁴

57. 制裁使政府难以利用外汇储备购买医疗用品和进口胰岛素等医疗产品。¹¹⁵ 国内使用的药品约有 97% 为国产，但可用于购买生产原料的外汇有限。¹¹⁶ 治疗致命疾病或罕见疾病所需的外国药品仍然稀缺。¹¹⁷

58. 秘书长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呼吁豁免可能削弱各国应对 COVID-19 大流行的能力的制裁。¹¹⁸ 令人关切的是，复杂的监管程序、获得非制裁类银行服务的机会有限、外汇短缺以及可能受影响的第三方过度遵守规定危及医疗产品和设备贸易。¹¹⁹

59. 鉴于死亡率高，政府应对 COVID-19 大流行的举措在国内招致更多批评，就连国家媒体也报道称，截至 2020 年 10 月，每三分钟有一人死亡。¹²⁰ 卫生专家对官方 COVID-19 数据前后不一和缺乏透明度表示关切。¹²¹ 2021 年 1 月 8 日，最高领袖禁止进口美利坚合众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生产的疫苗，这引

¹⁰⁹ 见 www.amar.org.ir/news/ID/12946(波斯语)。

¹¹⁰ 见 www.imf.org/en/Topics/imf-and-covid19/Policy-Responses-to-COVID-19 和 www.isna.ir/news/99072921467(波斯语)。

¹¹¹ A/74/273, 第 59 段; A/HRC/43/20, 第 58 段。另见 www.irna.ir/news/84057232(波斯语)。

¹¹² 见 www.tasnimnews.com/fa/news/1399/07/08/2359073(波斯语)。

¹¹³ 同上。

¹¹⁴ 提交人权高专办的材料。

¹¹⁵ 见 <https://khabaronline.ir/news/1444878>(波斯语)。

¹¹⁶ 见 <https://ifpnews.com/iran-producing-97-of-medicines-it-needs-domestically>。

¹¹⁷ 见 www.mehrnews.com/news/4688345(波斯语)。

¹¹⁸ 见 www.un.org/en/coronavirus/war-needs-war-time-plan-fight-it, www.un.org/sg/en/content/sg/note-correspondents/2020-03-24/note-correspondents-letter-the-secretary-general-g-20-members 和 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5744&LangID=E。

¹¹⁹ A/74/273, 第 63 段; A/HRC/43/20, 第 50 段。

¹²⁰ 见 <https://covid19.who.int/table>, www.reuters.com/article/us-health-coronavirus-iran/iran-reports-covid-19-death-every-three-minutes-speaker-tests-positive-idUSKBN27D1KZ, www.tabnak.ir/fa/news/1005282(波斯语)和 <https://hamshahrionline.ir/x6zbY>(波斯语)。

¹²¹ 提交人权高专办的材料。另见 <https://cpj.org/2020/08/iran-shuts-down-economic-newspaper-over-covid-19-reporting/>。

发了对免疫接种运动政治化的批评。¹²² 2021 年 2 月 9 日，政府启动了自己的 COVID-19 免疫接种运动。¹²³

3. 适当住房权和强迫迁离

60. 获得住房越来越困难。2020 年夏季平均房价较上年同期上涨了 101%，租金上涨了 43.8%。¹²⁴ 由于缺乏负担得起的住房，非正规住房部门逐渐增长，被认为非法的定居点逐渐扩大，尤其是在少数群体聚居区。¹²⁵ 根据官方数据，1900 万名伊朗人生活在非正规住区，包括贫民窟和建在水电供应有限的土地上的建筑。官方报告发现，2020 年 10 月，40%的城市人口面临某种形式的住房不足问题。¹²⁶ 政府称，尽管 COVID-19 和制裁带来挑战，但现行的住房宏观政策正在落实宪法规定的住房权。

61. 市政官员估计，2020 年 3 月至 2021 年 3 月期间，德黑兰收容所内无家可归者人数将从 49 万人增加到 70 万人。¹²⁷ 2020 年 3 月至 10 月期间，这些收容所的妇女比例较 2019 年同期增加了 20%，达到逾 27,100 人。¹²⁸ 收容所已经面临压力，而 COVID-19 的暴发暴露了住房权中原已存在的巨大结构性不平等。

62. 实现适当住房权的障碍包括缺乏有效的金融基础设施，信贷机构等机构监管不善，以及负担得起的住房供给有限。¹²⁹ 开发项目往往优先考虑高档房产，而不是面向中低收入者的住房。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承受能力是获得住房的主要障碍。¹³⁰ 政府指出其制订了规章和鼓励措施，以期向退伍军人及其家属、自然灾害受害者和残疾人提供住房。

63. 缺乏被确定为适当住房权组成部分的住房权保障¹³¹ 是另一项障碍，特别是考虑到强迫迁离。由于缺乏正式所有权，许多居民一直生活在被驱逐的威胁之下。目前的事态表明，即使是正式所有权也无法防止强迫迁离和没收。¹³²

64. 尽管联合国建议在疫情期间停止强迫迁离，但自 COVID-19 暴发以来，拆毁郊区边缘化居民住房的做法仍在继续。¹³³ 2020 年 6 月，德黑兰省恰哈尔丹格非规定居者的住房被拆毁。对该区域其余居所的拆除暂时停止。¹³⁴ 2020 年 11 月，在霍尔木兹甘省阿巴斯港郊区，Tayebeh Ramezanzadeh 在市政官员拆除她的

¹²² 见 www.hrw.org/news/2021/01/12/iran-khameneis-reckless-ban-covid-19-vaccine#。

¹²³ 见 <https://cutt.ly/xx9akpk>(波斯语)。

¹²⁴ 见 <https://amar.org.ir/Portals/0/News/1399/nashriye99-2mas.pdf>(波斯语)。

¹²⁵ E/C.12/IRN/CO/2，第 23 段。

¹²⁶ 见 <https://cutt.ly/Cx9sJbK>(波斯语)和 <https://cutt.ly/7x9s9vK>(波斯语)。

¹²⁷ 见 <https://cutt.ly/Mx9icj5>(波斯语)。

¹²⁸ 见 <https://cutt.ly/Hx9iT61>(波斯语)。

¹²⁹ 见 <http://uploads.habitat3.org/hb3/IR-IRAN-National-Habitat-3-Report-2016.pdf>。

¹³⁰ 提交人权高专办的材料。

¹³¹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第 4 号一般性意见(1991 年)，第 8(a)段。

¹³² 提交人权高专办的材料。

¹³³ A/HRC/46/43，第 17 段。

¹³⁴ 见 <https://eghtesaad24.ir/000Jwr>(波斯语)。

居所之后自焚。¹³⁵ 2020 年 9 月，根据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项裁决，萨尔达什特省和西阿塞拜疆省六个村庄、总计 60 户家庭的农民收到了驱逐令。¹³⁶

65. 实施强迫迁离通常与开发项目有关。强迫迁离时未提供替代住房或补偿，导致非自愿流离失所。拆迁不成比例地针对少数群体的土地和财产，而没有让他们参与决策过程。2020 年 8 月，安全部队根据司法机构签发的拆迁令，突袭了胡齐斯坦省 Abolfazl 村。这次突袭造成数十人受伤，据称安全部队无差别地开火，并向抗拒没收和拆除的人投掷催泪弹。至少 130 人被安全部队逮捕，据称有 60 人在交纳高额保释金之后获释，一些人被迫在拘留期间签署同意拆除住宅的承诺书。拆迁令称，所有权属于被压迫者基金会(Mostazafan Foundation)。该基金会被归为非营利性慈善组织，享受免税和免受社会监督的待遇，2017 年的价值估计约为 66 亿美元。¹³⁷ 政府称，已经为居民提供了替代住房。

66. 在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属于该地区居民(主要是俾路支少数民族)的财产被毁，居民流离失所，而得不到补偿或住所。本报告所述期间发生的拆毁事件包括：拆毁一座有所有权文件的房屋，没收农业用地，以及在扎黑丹及其周边地区进行的多次拆除。¹³⁸

67.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拆毁和没收属于巴哈伊宗教少数群体的财产的行动升级，其中包括一系列法院审理，法院在审理中将巴哈伊宗教少数群体的财产视为“非法”。2020 年 8 月，《宪法》第 49 条特别法院第 54 分院裁定，马赞达兰省 Ivel 村属于巴哈伊教的财产可以没收。¹³⁹ 2020 年 10 月，马赞达兰上诉法院裁定，巴哈伊社区 27 名成员的土地所有权为非法，允许强制没收和出售土地。¹⁴⁰ 2020 年 11 月 22 日，情报人员在未经事先通知的情况下突袭了全国七个城市巴哈伊教徒的商店和住宅。逮捕令的依据是指控巴哈伊教徒加入“异端教派”和采取危害国家安全的行动。¹⁴¹

三. 与国际人权机制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合作

A. 人权条约机构

68. 政府重申致力于与国际人权机制接触，并提交尚未提交的定期报告。秘书长指出，须根据《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提交的报告分别自 2013 年、2014 年和

¹³⁵ 提交人权高专办的材料。另见 www.isna.ir/news/99082920557(波斯语)。

¹³⁶ 提交人权高专办的材料。

¹³⁷ 见 <https://financialtribune.com/articles/economy-domestic-economy/77642/mostazafan-foundation-puts-last-year-s-revenues-at-66b>。

¹³⁸ 提交人权高专办的材料。

¹³⁹ 同上。另见 <https://opa.bahai.ca/areas-focus/situation-iran-yemen/ivel/>。

¹⁴⁰ 提交人权高专办的材料。

¹⁴¹ 同上。另见 www.bic.org/news/home-raids-across-iran-indicate-alarming-increase-human-rights-violations-against-bahais-says-bahai-international-community。

2018 年以来逾期未交。秘书长鼓励政府提交逾期未交的报告，并鼓励政府遵守条约机构的建议。

B. 特别程序

69. 2021 年 3 月，人权理事会通过第 46/18 号决议延长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的任务期限。秘书长鼓励政府与特别报告员开展建设性对话，并邀请他访问伊朗。

70. 2019 年 12 月，政府邀请了食物权特别报告员、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特别报告员和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对享受人权的不良影响问题特别报告员访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71. 2020 年 6 月 1 日至 2021 年 1 月 18 日，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就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人权状况发出了 17 封函件。在 2020 年 6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18 日期间，共发表了 15 份公开声明。政府回复了其中 12 封函件。政府指出其努力对函件作出迅速和实质性答复。

C.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72. 秘书长欢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与人权高专办进行对话，鼓励政府在技术合作方面保持和加强与人权高专办的接触。秘书长办公厅和人权高专办多次就即将被处决的儿童犯的情况以及拘留双重国籍者和外国人向政府表达关切。政府重申致力于继续与人权高专办接触。

四. 建议

73. 根据本报告，秘书长：

(a) 敦促政府废除死刑，立即暂停使用死刑，禁止在任何情况下处决儿童犯并对儿童犯进行减刑；

(b) 敦促政府确保遵守国际公正审判标准，特别是确保所有被告，包括被控犯有危害国家安全罪的人，有机会在初步调查阶段和司法程序的所有后续阶段聘请自己选择的律师；

(c) 敦促政府立即释放所有因合法行使意见自由权和表达自由权、结社及和平集会权而被任意拘留的人，并确保在今后的抗议活动中采取符合国际标准，包括《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的安全措施；

(d) 敦促政府确保由一个独立和公正的机构迅速、透明和有效地调查在抗议期间过度使用致命武力的情况，拘留期间的死亡以及报告的酷刑和其他虐待行为，公职人员，包括执法人员被认定对发布或执行有关命令负有责任的，须进行起诉并追究其责任；

(e) 敦促政府保障意见自由权和表达自由权，并确保线下和线上对这些权利的任何限制符合国际人权法允许的限制标准；

(f) 敦促政府确保人权维护者、律师、记者、作家、劳工权利活动家、艺术家和环保主义者能够安全和自由地从事各自的活动，而不必担心遭受报复、骚扰、逮捕、拘留或起诉，并将 COVID-19 大流行背景下实施的临时释放囚犯的政策扩展到所有对公共安全不构成威胁的被拘留者；

(g) 敦促政府采取进一步措施，消除对妇女和女童一切形式的歧视，并根据国际标准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她们免受其他侵犯人权行为影响，促进她们平等参与公共生活；

(h) 敦促政府保护所有族裔和宗教少数群体成员的权利，立即处理他们受到的一切形式的歧视；

(i) 注意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面临的经济和财政挑战，敦促对其实施制裁的国家采取适当步骤，确保人道主义豁免等措施迅速、广泛和切实有效，以尽量减少制裁的不利后果；

(j) 呼吁政府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项任择议定书》、《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和国际劳工组织基本公约；

(k) 鼓励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向条约机构提交尚未提交的定期报告，吁请政府落实条约机构和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的建议，并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合作；

(l) 鼓励政府继续加强与人权高专办的接触，落实秘书长报告所载所有建议以及国际人权机制的建议。